




多萝西·L·塞耶斯经典推理

Dorothy L. Sayers

丧钟九鸣

THE NINE TAILORS


[英] 多萝西·L·塞耶斯 著 周晓阳 译



与阿加莎·克里斯蒂齐名的
英国著名推理女王、英国侦探俱乐部奠基人
多萝西·L·塞耶斯于推理黄金时代之传世杰作

荣列英美百大推理榜单
并让推理小说跻身文学主流的先锋作品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多萝西·L·塞耶斯经典推理

Dorothy L. Sayers

丧钟九鸣

THE NINE TAILORS

[英] 多萝西·L·塞耶斯 著 周晓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丧钟九鸣/(英)塞耶斯(Sayers, D. L.)著;周晓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1

(多萝西·L·塞耶斯经典推理)

书名原文:The Nine Tailors

ISBN 978-7-5327-6771-7

I. ①丧… II. ①塞… ②周… III. ①推理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2338号

DOROTHY L. SAYERS
THE NINE TAILORS

丧钟九鸣

[英]多萝西·L·塞耶斯 著 周晓阳 译

责任编辑/张颖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190,000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6771-7/1·4096

定价: 3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602918

前言

时不时有人抱怨教堂鸣钟。话说，容忍了内燃机的轰鸣和爵士乐队的喧嚣的一代人，居然会对这种意在赞颂上帝之荣耀的高鸣如此敏感，真是不可理喻。全世界唯有英格兰将转调鸣钟以及用钟绳和滑轮敲钟之技艺发展得臻于完美，它绝不会轻易放弃这份独一无二的传统。

我不得不请求所有转调鸣钟者宽宥我在论及此种古老技艺时有可能犯下的任何错误。本书提及的人名均借自我本人在东盎格利亚^①的相识者，不过所有地方和人物都纯属虚构；书中所涉各单位，如威尔河管理委员会、沼地排水委员会和东部河流管理会，以及它们犯下的各种过错和疏忽，也均属于虚乌有。

——多萝西·L·塞耶斯

① 英格兰中东部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及行政区域，大体相当于现在的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遍布沼泽，是英国传统的农业区。

目 录

第一部

简略版的肯特八钟三组变序演奏法（共两乐章） 001

第二部

传统七钟转调的全本钟乐（霍尔特的十乐章） 057

第三部

简略版的斯特德曼七钟转调法（共五乐章） 249

第四部

肯特八钟三组变序法（共三乐章） 305

第一部

简略版的

肯特八钟三组变序演奏法

(共两乐章)

到乐章结束时

共 704 击

6 4 3 5 2

2 3 4 5 6

8 号钟为基准钟

她位于正中时，口令加入一轮六钟转调，让她朝前，
准复位，复位。

重复一次。

(《特莱伊特》)

第 1 乐章

大钟拉起

鸣钟前后，须将钟绳紧攥手中，初学者每每很难掌握之；钟绳可攻人面部，甚或缠绕颈脖（可致勒毙！）

——《特莱伊特论转调鸣钟》

“这下糟啦！”彼得·温西勋爵说。

汽车瘫在那里，样子无助而怪异，车头深深陷进排水沟，后轮可笑地翘在岸上，就好像车是自个儿一头扎进地面，在积雪中拱出了一道深沟似的。透过迫人的风雪，温西打量着眼前，分析事故原因。一道窄窄的拱桥，茫茫然横跨在昏暗的人工河上，桥的那一头垂直切入位于堤岸顶部的狭窄公路。他在东风刮来的迫人暴风雪中开车，视线不清，过桥时速度过快，没能顺利拐上公路，反倒从堤岸上一头冲下，栽进反面的排水沟了。车头灯这会儿正对着荆棘篱笆，阴惨惨地照在讨厌的黑色刺丛上。

整片沼地四面八方都为冰雪封裹。这是新年的前一天，时值下午四点。大雪下了一整天，天空呈铅灰色，雪地也是灰蒙蒙的。

“真抱歉，”温西说，“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吗？邦特？”

仆人打着手电研究地图。

“大人，我觉得吧，咱们一定是开下利姆霍特大道啦。除非是我搞错了，否则咱们肯定就在圣保罗沼地教堂一带了。”

说话间，风中传来教堂钟声，大雪天的，听起来影影绰绰。敲着四点一刻。

“感谢上帝！”温西说，“有教堂，就有文明。我们得步行过去啦。别管那些箱子了。回头找人来搬。哟，真够冷的。我敢打赌，金斯利^①给荒芜的东北大地写颂歌时，自个儿肯定是安坐家中，享受着暖洋洋的炉火，啃着松饼呢。要能吃点松饼，我也不介意嘛。下回再有机会享受沼地乡村的热情好客，我可得注意一定挑个仲夏季节，否则千万要搭火车过来。教堂在咱们逆风那头吧，我猜。一准是的。”

他们裹紧外套，一头扎进风雪之中。左侧，笔直的人工河好像尺子划出一般，看起来黑乎乎的，河水流速缓慢却势不可当，河道两侧是陡峭的堤岸。在他们右侧，树篱断断续续，时不时冒出一丛白杨或柳树。他们默默前进，任雪花直扑眼帘。四下荒无人烟，走了有一英里，河对岸终于冒出一个磨坊，孤零零的，不过没有灯光，也没有桥可以通过去。

又走了半英里，终于看到一个路标，大路上分出一条通向右手方向的岔道。邦特用手电照着路标，念出上面唯一一个地名。

“圣保罗沼地教堂。”

此外就没有别的选项了。前方，大路和堤岸肩并肩朝前延伸，消失在永无尽头的严冬之中。

“就去圣保罗沼地教堂。”温西毅然决定。他带头走上岔路，突

^① 查尔斯·金斯利（1819—1875），英国作家、诗人，其代表作之一、儿童文学作品《水孩子》在我国早有译介，并深受读者欢迎。

然又传来钟声——比刚才近了——敲响四点三刻。

这样四下无人地又走了几百码，他们终于在这片荒凉的冰天雪地中看到第一道生命的迹象：左侧，距离公路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农场的房顶；右侧则冒出一幢方方正正的小建筑，挺像一个砖头盒子，招牌在风雪中格格直响，上书“麦穗酒吧”。酒吧前头停着一辆破旧小汽车，有灯光从一楼和二楼的红色百叶窗里透出。

温西走上前推推门。关着，但没上锁。他招呼一句，“有人吗？”

里屋走出一位中年女士。

“还没开门哩，”她厉声说道。

“请原谅，”温西说道，“我们的车出事了。你可否告诉我们……”

“哦，真抱歉，先生。我还以为来的是酒客呢。你们的车坏了？太糟啦。请进。不过这里现在一团糟……”

“怎么啦，特巴特夫人？”传来一个温和有礼的声音。温西跟在女士后头，走进一间小客厅，看到了说话者，原来是位年长的牧师。

“两位先生的车出事故了。”

“哟，天哪，”教士惊叹道，“赶上这么糟的天气，真是的！我能帮什么忙吗？”

温西解释道，车这会儿陷在沟里，要弄回大路，估计少不了绳子和拖车。

“哎哟，哎哟，”教士又惊叹道，“那一定是翻下了弗洛格桥咯，我想。那真是危险路段，尤其是天黑之后。我们一定得采取点措施才成。我可以送你进村吗？”

“那就太感谢啦，先生。”

“不客气，不客气。我本来也正打算回去喝茶了。相信你一定会

想喝点什么来暖暖身子吧。我猜想，你估计也不急着赶去哪里了。要是能招待你过夜，我们将不胜荣幸。”

温西表示非常感谢，不过不想添那么多麻烦。

“我们再乐意没有了，”教士亲切地保证道，“我们这里没什么客人，我向你保证，能招待你们的话，我和太太都会欣喜若狂的。”

“既然如此……”温西说。

“太妙啦，太妙啦！”

“真的太感谢了。就算我们今晚能把车弄出来，恐怕车轴也弯了，得找铁匠才能修好。不过有什么小旅馆之类的地方可以过夜吗？我真不好意思打搅……”

“亲爱的先生，请不要有丝毫迟疑。虽说我相信特巴特夫人会很高兴给你们提供食宿，盛情招待你们——让你们宾至如归；但她丈夫此刻病倒了，得了可怕的流感——我恐怕，这儿最近病倒了一大片啊——所以我担心她不是那么方便了，对吗，特巴特夫人？”

“是啊，先生，现在这种情况，我不能确定能不能好好地招待两位呢，而红牛旅馆只有一间客房……”

“哦，不行，”教士飞快地说，“不能去红牛。唐宁顿夫人今天已有客人了。事实上，我一定要亲自接待你们。你们一定得跟我去教区长宅邸才成。我们那里够宽敞——太宽敞了，事实上，是太宽敞啦。顺便说一句，我姓维纳伯尔斯——我该早点自我介绍来着。我想你大概也看出来，我是本地的教区长。”

“真是太客气了，维纳伯尔斯先生。要是我们果真不会把你们挤出门外，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叫温西，这是我的名片——这位是我的仆人邦特。”

教区长摸索着眼镜，好不容易理清了挂绳，把镜片歪歪扭扭地架上长鼻子，研究起温西的名片。

“彼得·温西勋爵——就这么几个字。哎哟！这名字耳熟啊。是不是在哪里看到过——对了，《小议古籍收藏》，当然啦。一篇极富学术性的小论文，要是我能这么说的话。没错。天哪。能有机会跟藏书同行聊聊，真是太愉快啦。恐怕我的收藏品相当有限，不过有一册《尼哥底母福音书》，没准你会有兴趣看看。哟！没错。真是幸会！老天保佑，都敲五点的钟啦。我们得出发了。否则我夫人该骂我了。再见啦，特巴特夫人。希望你丈夫明天能大大恢复。我确实觉得他已经好多啦。”

“多谢，先生。汤姆总是很高兴能见到你。我相信你来看他，对他很有好处。”

“请他振作点。这病确实又烦人又难受。但他已经熬过来啦。一旦他恢复一点，我会尽快送一小瓶波特酒来。那可是〇八年的‘图克·豪兹华斯’，”他压低声音，对温西补充道。“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着的，你知道。是的，哟！糟了，我们真的得走了。恐怕我的车不是什么好车，不过里面的空间可是超出一般人想象。我们设法塞进去过不少参加洗礼的人，不是吗，特巴特夫人？你愿意坐在我旁边吗，彼得勋爵？你的仆人和你的一——哟，你们没有行李吗？……什么！在弗洛格桥下？我明天派花匠去取吧。它们在那里不会有事的。我们这里民风淳朴，不是吗，特巴特夫人？确实如此。你一定得用这床毯子裹住腿——是的，我坚持这一点。不，不用，谢谢。我可以发动它。我已经很习惯它啦。你瞧，对吧？狠狠拽几下，它就响动起来啦，灵光得很，跟钟声一样清脆。后面那位也还行吧，先生？好的，太妙了。再见了，特巴特夫人！”

破旧的汽车浑身颤抖，沿着笔直狭窄的道路颠簸前进。他们路过了一幢农舍，右侧突然冒出一幢灰蒙蒙的巨大建筑，屹立在风雪中。

“天哪！”温西惊叹道，“那是你的教堂吗？”

“不错，”教区长自豪地说，“挺震撼的吧？”

“太震撼了！”温西说。“怎么着，看起来是个大教堂哟。真没想到。你的教区到底有多大？”

“你一定会很意外的，”教区长笑道，“三百四十人——就这么点。很吃惊吧，嗯？不过你会发现，沼泽地区到处都是这样。东盎格利亚向来以各教区硕大辉煌的教堂闻名。不过，我们还是觉得，这座教堂称得上独一无二，就算是在这个地区也是如此。它前身是个修院，在从前，圣保罗沼地教堂想必是个相当重要的所在。你觉得我们的塔楼有多高？”

温西抬头研究着高耸入云的塔楼。

“太黑了，看不清。想必不低于一百三十英尺。”

“猜得不错。实际上，到塔尖是一百二十八英尺。不过看起来不止，因为高窗墙上方的屋顶相对较低。可以跟我们媲美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圣彼得·曼克罗夫特，当然——可那是一座城里的教堂呀。还有考文垂的圣迈克尔教堂，不算尖塔的话一百三十英尺。不过我敢大胆地说，圣保罗沼地教堂从比例的完美性而言，胜过了所有其他教堂。拐弯之后，你会看得更清楚的。到了。我每次到这里，总按一下喇叭。这里有围墙和树丛，所以有点危险。有时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教堂院墙往后挪一点，这样才能更好地方便大家。瞧啊，现在你有点概念了吧。很美，不是吗，侧廊和高窗墙相连的样子？白天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些。教区长宅邸到啦，就在教堂对面。我总是在大门口这里按一下喇叭，免得有人在附近。灌木丛太密啦，所以这里很黑。哟，安全通过！我相信你一定很乐意到暖和的屋子里，喝杯热茶吧——或者什么更带劲点的玩意儿。我总在门口按一下喇叭，好让太太知道我回来啦。我要是点灯时还不回家，她就会担心。堤坝啊人工河啊的，弄得这里路况复杂。我也没有从前那样年轻啦。我担心已经有点迟了。

瞧！这位就是我太太。阿格尼丝，亲爱的，抱歉有点迟了，不过我带来了一位客人哟。他的车出了事故，今晚得在我们这里过夜了。注意毯子！交给我吧！我恐怕座位有点狭窄过度^①了吧。注意别碰头。好咯，一切妥当！亲爱的——快来见过彼得·温西勋爵。”

维纳伯尔斯夫人是一位丰满、安详的女士，身影嵌在敞开的大门的灯光中，面对突如其来的客人，似乎毫不意外。

“我丈夫真是幸运，能与你遇上。出事故了？希望你安然无恙才好。我一直就说，这里的路真是坑人呢。”

“多谢，”温西说，“一点事没有。我们开出了马路，太笨啦——在弗洛格桥那里，我想。”

“确实是个可怕的地方——你没有跌进那个三十英尺深的水沟，真是万幸。快请进，坐下来暖一暖身子吧。你的仆人？是的，当然啦。艾米丽！请带这位先生的仆人到厨房，好好招待。”

“另外，叫希金斯开车去弗洛格桥下面，把行李取来，”教区长补充道。“彼得勋爵的汽车在那里。他最好马上去，趁天气还没变得更糟。另外，艾米丽！叫他去通知怀尔德斯宾，想办法把车从堤坝那里弄出来。”

“明早再忙也不迟，”温西说。

“一定不要忘了，明早第一件事就安排这个。怀尔德斯宾是铁匠——是个好伙计。再能干没有。哟，真的！现在，快请进吧，请进！我们要喝茶啦。阿格尼丝，亲爱的，你告诉艾米丽了吗，彼得勋爵今晚住这儿。”

“那是没问题的，”维纳伯尔斯夫人安慰他道，“西奥多，希望你没有感冒哦。”

^① 原文为拉丁语，表示牧师是个学识渊博之人。

“没有，没有，亲爱的。我穿得够暖和。亲爱的，真的！哈！瞧这是什么？松饼？”

“我还正想吃松饼来着。”温西说。

“坐下吧，坐下，好好吃一顿。相信你一定饿坏啦。很少见到这么糟糕的天气哟。你或许不会拒绝来点威士忌加苏打吧？”

“喝茶就够啦，”温西说，“这一切看起来多让人愉快呀！真的，维纳伯尔斯夫人，你对我们这么客气，实在太感谢啦。”

“能帮上点忙，荣幸之至，”维纳伯尔斯夫人愉快地微笑道，“说真的，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比冬天的这些沼泽道路更可怕的东西了。你们的故事出在离村子还不算太远的地方，真是万幸了。”

“确实如此，”温西感激涕零地走进舒适的起居间，屋里摆着几张小桌，上面全是装饰品，炉火烧得正旺，壁炉架上铺着简洁的天鹅绒罩子，盘子擦得亮晶晶的，上面摆着闪闪发亮的银茶壶。“我感觉变成尤利西斯啦，大风大浪之后，驶入宁静港湾。”

他感激地咬进一块巨大的、奶油滴滴的松饼。

“汤姆·特巴特今儿看起来好多啦，”教区长宣布，“他不巧赶上这会儿病倒，真是不幸，不过我们该知足了，因为这还不算最糟的。只希望不会再有什么人病倒了。年轻的普拉特应该能应付，我想。他今天早上敲了两个长音段，一个错误都没犯，而且他真是机灵鬼。顺便说一句，或许应该提醒我们的客人一声……”

“我相信我们该这么做，”维纳伯尔斯夫人说，“我丈夫邀请你在此过夜，彼得勋爵，但是他该提醒你一句才对，今晚你没准睡不大安稳呢，这儿离教堂太近啦。不过或许你不会介意敲钟的声音。”

“一点也不。”温西说。

“我丈夫是转调鸣钟的狂热爱好者，”维纳伯尔斯夫人解释道，“今天正好是新年前一天……”

教区长似乎从来不允许别人好好说完一句话。他急切地插嘴道：

“我们希望今晚干成一件真正的大事，”他说，“或者，或许应该说，是明早吧。我们打算敲钟来庆祝新年——或许你还不知道，我们拥有的这组大钟，在全国都是出类拔萃的。”

“真的吗？”温西回答，“对了，我相信听说过沼地教堂的组钟来着。”

“也许有的钟比我们的更有分量吧，”教区长说，“但是说到声线的丰满甜美，我想几乎没有能与我们媲美的了。尤其七号钟，真是一口尊贵的古钟啊，低音钟也是，约翰钟和耶利哥钟也同样非常出色——事实上，整组钟正如古老箴言所云，‘琴瑟和鸣’。”

“是完整的八口钟组吗？”

“哟，是的，如果你有兴趣，我希望能给你看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小册子，是我的前任写的，介绍了所有这些钟的历史。低音钟叫做泰勒·保罗，实际上，它是1614年在教堂墓地旁的空地上铸造的。现在你还能看到地面上的凹坑，就是铸钟时留下的，而那片空地到现在仍叫做‘钟田’。”

“你这里有一组像样的鸣钟人吗？”温西礼貌地问道。

“事实上，是相当出色的。都是些出色的家伙哟，而且极其热情。说到这我想起来了，我正打算告诉你呢，我们今晚准备鸣钟庆贺新年，要鸣不少于……”教区长兴奋地说，“不少于五千八百四十下，是肯特八钟三组变序演奏法。你对此有何评论？不赖吧，嗯？”

“天啊！”温西惊叹道，“五千……”

“八百四十，”教区长补充道。

温西飞速计算了一下。

“要花好几个小时吧。”

“九个小时。”教区长得意洋洋。